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鹰爪王

郑证因◎著

中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鹰爪王

郑证因◎著

(中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鹰爪王：全3册 / 郑证因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ISBN 978 - 7 - 5034 - 8499 - 5

I. ①鹰… II. ①郑…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7325 号

点 校：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78 字数：1358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78.00 元 (上中下)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郑证因论	张赣生	1
第 一 回 走风尘失书贾祸		1
第 二 回 吴剥皮毒打良民		9
第 三 回 鹰爪王初试绝技		15
第 四 回 杨风梅纤掌警奸		21
第 五 回 七宝珠筵前惊寇		28
第 六 回 走华山贼困松坪		39
第 七 回 诱敌踪莽猿坠涧		46
第 八 回 会侠尼共议锄奸		54
第 九 回 将军府陈冤寄柬		60
第 十 回 布疑阵爱徒失踪		69
第 十 一 回 落魄堤双侠惩五寇		77
第 十 二 回 天罡手寄柬摘星崖		86
第 十 三 回 铁牛庄夜会风尘客		94
第 十 四 回 万柳堂义救紫云女		103
第 十 五 回 石猴驿火窟释仇讎		111
第 十 六 回 归云堡怒传侠义柬		119
第 十 七 回 下乾山荒村寻盗迹		127
第 十 八 回 探荒园铁掌毙凶獒		135
第 十 九 回 义侠儿舍命拒淫媼		143

第二十回	败群寇火焚陆家堡	149
第二十一回	鹰爪王铁掌败酆伦	157
第二十二回	伏波剑威震神女峰	166
第二十三回	泛扁舟淫媼漏网	171
第二十四回	福安店群寇夜袭	179
第二十五回	界山口雨中人示警	188
第二十六回	乾河甸帮匪再寻仇	197
第二十七回	双侠宿店破奸谋	202
第二十八回	叛徒被困卧牛山	210
第二十九回	正门规惨刑戮叛贼	216
第三十回	铨盗锋纵火焚盗艇	224
第三十一回	双掌运神功飞石人吓退群丑	231
第三十二回	铁蓑示侠迹绿竹塘众志成城	239
第三十三回	小憩征尘众义侠深宵议事	245
第三十四回	破伏寄卖辛镖头追贼涉嫌	253
第三十五回	勘盗迹金刀叟巧试轻身术	260
第三十六回	赴浙南风尘客策马踏征程	267
第三十七回	飞云道侮贞妹逼取紫河车	273
第三十八回	万柳堂惩淫徒巧得地煞剑	281
第三十九回	金针续命香闺少女洗污名	287
第四十回	一叶扁舟长江破浪斗帮匪	294
第四十一回	帮匪舟袭鹰爪王小试降龙手	305
第四十二回	江干小憩夏侯英大闹望江楼	312
第四十三回	寄柬留名胡香主乔装术士	320
第四十四回	淫媼现迹地理图被诱迷途	330
第四十五回	假公济私凤尾帮二匪火并	338
第四十六回	施恩市惠探匪巢弄巧成拙	344
第四十七回	荒江午夜突现侠踪	352
第四十八回	铁掌轻挥群魔敛迹	360

第四十九回	脱匪困夏侯英日逢三侠	367
第五十回	缉贼踪鹰爪王夜斗双煞	375
第五十一回	西川双煞狡设青竹桩	382
第五十二回	挥刃拒敌义聚石佛洞	389
第五十三回	秦中三鸟盗镖试身手	397
第五十四回	妙手仙猿暗用量天尺	407
第五十五回	伍宗义杆棒斗群贼	414
第五十六回	矮金刚初会侯天惠	421
第五十七回	虬龙棒巧破锁口鞭	428
第五十八回	护珍匣束慰两镖客	435
第五十九回	蹑迹跟踪侠心戏三昧	443
第六十回	抽梁换柱智斗绿林人	449
第六十一回	矮金刚河堤戏双寇	456
第六十二回	金刀僧栖鹤寺逞凶	464
第六十三回	秦中三鸟卷土重来	471
第六十四回	再挫贼锋两番定讨	478
第六十五回	施毒手药酒困群雄	486
第六十六回	较轻功巨盗终受辱	494
第六十七回	追云手雁荡山再现侠踪	501
第六十八回	索伏桩火灵针晴空作祟	509
第六十九回	走绝壁鹰爪王悬崖试身手	516
第七十回	追盗迹堡主初会小龙王	523
第七十一回	午夜探贼巢鹰爪王暗勘船坞	529
第七十二回	洪波除水兽追云手义救奇童	536
第七十三回	世族叹陵夷隐迹江村权避祸	544
第七十四回	深宵谈往事老姬挥泪托孤儿	551
第七十五回	异质本天生稚虎凌波探虎穴	558
第七十六回	破伏挥利剑双侠初次闯竹城	564
第七十七回	盗窟殖渔盐层层设伏	571

第七十八回	九宫迷方阵步步危机	578
第七十九回	救江杰深宵追盗艇	585
第八十回	用火功双侠闯重伏	592
第八十一回	犯险福寿堂再遇女屠户	601
第八十二回	淫媼遭严谴香主振帮规	609
第八十三回	孽海无边风流妇甘心作恶	616
第八十四回	清波设伏水心亭营救爱徒	624
第八十五回	凤去楼空侠尼留柬	631
第八十六回	渔舟鼓浪泗水驰名	638
第八十七回	先礼后兵武维扬飞舟送盛宴	645
第八十八回	关门投柬鬼影儿炫技轻敌	653
第八十九回	白浪泛轻舟泗水渔家初犯险	659
第九十回	匪巢呈幻境武林健者较神功	664
第九十一回	狭路相逢巨盗寻仇荒江设伏	669
第九十二回	佟云露绝技连施辣手暗箭无功	676
第九十三回	大力断帆檣覆盗舟么魔敛迹	683
第九十四回	轻舟搜盗窟中奸谋被诱迷途	689
第九十五回	日暝波汹乱箭如蝗双艇遇险	696
第九十六回	丐侠示警应援破伏孤鼠智穷	703
第九十七回	月暗星稀草木皆兵强敌再逞	710
第九十八回	英雄较技蹶形逐影匪徒潜踪	717
第九十九回	镖师斗巨寇锁口鞭再肆淫威	722
第一〇〇回	盗匪逞凶顽金丹续命	727
第一〇一回	浪疾波汹水中呈幻影	736
第一〇二回	武师奋战初试连环镖	743
第一〇三回	偷鸡盗酒丐成庖人	750
第一〇四回	火艇无情满江飞烈焰	757
第一〇五回	肃整帮威内三堂三番传旗令	764
第一〇六回	提闸暗助飞鹞船破浪闯迷途	771

第一〇七回	弃舟投柬金雕堂香主宴群雄	778
第一〇八回	古爵献酒鹰爪力暗警火飞龙	783
第一〇九回	盗窟辟幽居水榭花畦呈异趣	789
第一一〇回	茅亭浮水面莲池较技斗神功	795
第一一一回	试绝技轻功暗渡浮沙阵	801
第一一二回	寄柬帖侠尼巧还白羽箭	807
第一一三回	天凤堂四雄深宵谈秘境	813
第一一四回	灭神灯异侠暗助胡香主	819
第一一五回	鹰爪王遇助脱险内三堂	826
第一一六回	颁旗令执堂迎驾会群雄	833
第一一七回	遇宿仇旧日冤家重会面	839
第一一八回	惩凶顽帮主一怒开香坛	845
第一一九回	大祸潜伏正帮规棒打鲍子威	853
第一二〇回	生心内叛结死党午夜犯宾馆	868
第一二一回	秦中三鸟再寻仇惨死老龙口	882
第一二二回	净业山庄群雄会惊来不速客	895
第一二三回	唇枪舌剑怀宿嫌武力决雌雄	908
第一二四回	武场初开猛左恒铁掌挫敌锋	922
第一二五回	劲敌当前万柳堂初试地煞剑	935
第一二六回	箭打连欢矮金刚小试擒龙手	950
第一二七回	金砖换掌金七老辣手报旧仇	964
第一二八回	一丐一侠河间府义救崔镖头	979
第一二九回	暗助蓝壁金老寿青竹庄较技	991
第一三〇回	绾掌怜才释前嫌怒闯连环坞	1004
第一三一回	沙门慧剑五户阵巧斗连环圈	1016
第一三二回	胆大包身飞刀阵小侠胜薛庸	1029
第一三三回	较九芒球万柳堂侠心服萧毅	1041
第一三四回	划地封拳铁又道示惩献淫媼	1052
第一三五回	众怒难犯女屠户领死人刑堂	1064

第一三六回	一决死生少林僧独力较三阵	1077
第一三七回	掌震灯檠来香桩群侠献神功	1100
第一三八回	天南逸叟金龙鞭力敌活报应	1113
第一三九回	杀孽难消离魂圈恶战方便铲	1128
第一四〇回	碧眼虬龙查家钩骄敌遭毒手	1138
第一四一回	大鹰爪力争生死掌震武维扬	1154
第一四二回	死里求生女屠户诈术诱吴青	1167
第一四三回	净业山庄困群雄铁蓑显身手	1181
第一四四回	凌波击匪多指尼港口护船帮	1194
第一四五回	瓦解匪帮鹰爪王重返清风堡	1206

第五十四回

妙手仙猿暗用量天尺

司马寿昌道：“不是我诚心跟他们拼口，不过总觉得也得叫他稍明白明白，他是卖什么的，别人也看得明白。我们临敌不战，也不能叫他太看轻了。”

说话间蒋镖头已从外面回来，司马寿昌见他任什么没买，看情形，又不像出去闲逛，自己又不好过问，只用怀疑的眼光向蒋镖头看着。蒋镖师遂含笑说道：“司马老兄大约是不明白我出去做什么去了吧？实不相瞒，我有一个朋友在这百福驿寄居，也是江湖道上人。因为他终年在外游荡，在家时太少，所以任是谁找他也不易见着。此人在这一带虽没有什么‘万儿’，可是这一带绿林道中人没有他不知道的。想不到我竟见着他，他才回来两日。我向他打听这一带绿林道‘上线开爬’的全有谁？他因为在现在已不干镖行，所以毫不隐瞒地把这一带的绿林道开山立柜、掌舵掌帮的，一一说出。并且从他口中说出伍二弟振威字号，和这些位全有个面儿，振威的镖在这趟线上绝没人敢动。我听了他这番话，更是纳闷，所以赶紧回来。这么看起来，跟伍二弟这拨镖挂桩的匪徒，说不定就许是新上跳板的绿林道也未可知。反正现在已经判明从石柱关起直到杭州，所有绿林道上硬摘硬拿的当家的掌舵的全没有牵连，我们倒可以放手招呼了。”柳逢春道：“那么也不一定是新上跳板的，方才和这匪徒一对盘，我看他的形状，颇似老江湖，别是从起镖时就跟下来的吧？”司马寿昌道：“还是蒋老师说的有些近于是新上跳板的，要是老江湖，请问他哪里动手？别人的线上，他焉敢拾买卖？错非是雏儿敢这么胡来，老江湖焉能办这种事？”伍宗义道：“蒋老师您这位朋友是哪一位？我们认识么？”蒋恩波略一迟疑，向伍宗义道：“敝友姓侯，不过是江湖道上无名之辈，谅众位不会知道的。”太极柳逢春等听了，知道蒋老镖头这位朋友一定是绿林道中人，所以不肯说出来。柳逢春是老江湖，阅历较深，恐怕过分追问，使蒋老镖头难于答复，遂向伍宗义道：“伍镖头，现在有蒋老师得来这种难得的信

息，真是我们莫大的帮助。我们倒好放开手来对付敌人，不致顾忌着平白开罪了这一带的江湖朋友了。”司马寿昌道：“但是由蒋老师这一说，事情更是离奇了。若真个是有别处的绿林到这一带下手来，真是闻所未闻，破江湖道借路不截财的先例了。我们这次别管对手是怎么扎手，或是知难而退，反正不能不跟他早早朝朝相。我们得跟来人中的瓢把子朝了相，知道他是哪里安窑立柜的领袖。要是真叫初上跳板的人动了咱们，不论叫他得手没得手，咱们的跟头就栽不起。所以必须把来人全拾了，免得往后把这趟线扔了，众位老师请想是不是？”司马寿昌话方落声，座中的镖客邓谦忙答道：“司马镖头说得是极。我们干这行的，露得起脸，栽不起跟头，发得起财，倒不起霉，这是干镖行的必然的道儿。我们不论走哪路镖，全是一样吧！所以这次的事既已遇上，谁也再不能提忠厚仁让，我们叫人动一草一木，算是把千辛万苦刀尖子上堆起的声名扔掉。所以此时只有赶紧从这踩盘子的匪徒身上先下手，无论如何也得先把这小子的来路先摸清楚了，好从他身上追究他们的主使人的‘万儿’。”大家全点头道好，立刻议定要在当夜，把厢房卧底这匪徒诱出店去拾他。

这时北路镖头蒋恩波从怀中掏出一束鹅翎，向伍宗义道：“我们从清风堡绿竹塘来时，因为遵照掌门人的计划，这次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一路上定多阻碍；凤尾帮的党羽遍布各地，可是我们淮阳派也撒出侠义柬去，陆续有我们淮阳派的同门师友赶来，为门户争荣辱。可是虽是同出淮阳一派传下来的，因为现在已有三辈人，散居各地的颇有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的。恐怕自己跟自己闹出误会来，在白昼，凡是本门人在动手之先，必须要先把门户立出来，不论是敌是友，要把自己来路显示给对方。在夜晚一切不易辨识，那只可全用一支白鹅翎戴在左鬓旁，在夜间好易于辨识。当时我们从清风堡绿竹塘起身，是每人发给一支鹅翎，这样虽在夜间也不致误伤了自己人。这次我们忽遇上这种意外事，只有按照我们淮阳派的暗记来用一下。我方才出去寻来这一束鹅翎，以备我们夜晚之用。伍二弟，你看怎么样？”伍宗义道：“蒋老师虑事真个周密。这样办理很好，免得事起仓促，一个不及打招呼，就许自己给自己闹出笑话来。”一边说着已把那束白鹅翎接过来，交与了司马寿昌，叫他悄悄地散给众人。

这时已近黄昏，店中愈形杂乱。这座店居然买卖很好，竟又推出两三拨客人去，跟着掌上灯来，晚饭后才稍觉清静些。由伍宗义请这位北路镖头蒋老师傅分拨守镖、巡风、动手的，指派定了，大家倒免得临事张皇。

蒋老师道：“伍二弟，你千万不要客气，我可不敢那么放肆。我是久在北方，连我们淮上清风堡绿竹塘我全不常到，这一带我更是不熟。我是

人地生疏，叫我做这个领袖，岂不是问道于盲么？不过我可绝不是客气，我们是因亲近亲，因友近友，全是自己人，没有客气的事。我们现在聚在一处，就全是一家人，有脸大家露，有跟头大家栽！要是这拨绿林盗是为剪鏢来的，我们帮个小忙，是分所应当。倘或是凤尾帮的党徒，找我们来的，我们更没有别的说的，请伍二弟和司马贤弟也得帮我们对付强敌。我们要是心存客气，彼此反倒不安了。请二位贤弟赶紧分派，别谦辞了。咱们现在就像同坐在一只已经遇到风浪的小舟似的，安危相连，祸福与共，谁也不能置身事外。不论从哪方面出了事，谁也不能往身上招揽了。我把话说开了，免得疑惑我蒋恩波故作小家气，诚心来这套世故的举动叫人看了。”伍宗义含笑道：“蒋老师，您老这可是笑话了。我们任凭怎么不懂事，也不能就那么办。所有在座的除了有交情的几位弟兄，其余的多是武林前辈，我们哪能那么自大？就是众位老师傅们原谅我弟兄年轻，叫外场朋友听见，定然不齿我弟兄行事。我看蒋老师就别谦辞了，让大家说蒋老师暂掌帅印怎么样？”太极柳逢春等全一笑道：“我等愿听蒋老师之命。”柳逢春说完，大家全笑着道好：“蒋老鏢头就请入帅座吧！”蒋恩波道：“笑话了！笑话了！哪有自己的同门来捧自己人的，这真是胡来了。”

卢建堂道：“倒不是柳老师故意取笑，你也得替人家两位鏢头想想，人家无论你做什么事，也没有那么分派人的。按形势说，人家是主，我们多近也是客，人家二位怎好随便遣调客人的呢！……”

说到这，忽然门一开，进来一个店伙，进了屋，一直往那间走，这祝龙骧正坐在紧靠里间屋门口的一个凳子上，见这店伙低头往里闯，遂问了声：“伙计你干什么？”这个伙计仍然低着头向里间迈了一步，含糊地答应了声，祝龙骧也没听清楚说什么。哪知店伙往里一闯，里面竟有人在软帘那边站着，和这店伙撞了一个满怀。屋里人“哎哟”了声道：“你这是胡闯什么，愣往脚上踩呀！”

祝龙骧这才听出屋里两个粤商，在门帘那窃听外边说话了，遂向大家使了个眼色。司马寿昌却向祝龙骧一打手势，叫他看看屋里的情形。祝龙骧会意，把软帘掀起了一点，往里看了看，只见那两粤商，竟自轻轻退了回去。那个姓金的，面上现着微笑；那姓简的粤商，却皱着眉头，向那店伙怒目相视。

店伙却走到桌子前伸手把茶壶摸了摸道：“客人这壶茶还没喝完，您要是不用水，一会儿封灶了。”只是嘴里说着这个话，眼却向屋中四下里察看。祝龙骧见这店伙的眼神的路道不对，赶紧向伍宗义一点首，往屋里一指。伍宗义脚下一点，轻轻落到门首，伍宗义还想也在门帘这窃窥一下

子，不料那祝龙骧竟自猛地把软帘给挑了起来。这一来蒋镖客可不能再在这愣着了，遂向屋中走来。这位蒋镖客一眼看见那店伙一伸懒腰，把两胳膊伸出去，打了一个呵欠，伍宗义怒斥道：“你这是哪里学了来的规矩，跑到客人屋里来伸懒腰来？”那伙计更带着毫不介意的神色道：“爷台，我是一天挣乏了，还能成心跟客人无礼吗？”一边说着，已侧身从蒋镖客的身旁过来，走出屋来。伍宗义心里一动，觉着这个伙计十分扎眼，可是又想不出什么理由来。自己想到进来得突兀，才要搭讪着两个客人说两句话，那姓简的客人却向伍宗义低声道：“伍镖头，你什么时候发现有强徒要算计咱们，请你不要背着我们，叫我们也能有个提防。”

伍宗义道：“没事，你们二位心安吧！我们镖行的人历来是宁叫备而不用，不能叫他用上时没有防备。路上我发现绿林中人物，我们不能不提防一下子，可是事实上不定是不是为我们来的，那谁也不敢决定了，只有谨慎地防备着。我们可不能随便地谈论，若是没有什么事，岂不叫人窃笑我们看走了眼？所以这种毫无根据，不能随便就硬认定了有人要剪这票镖，我们哪能就来和二位说这种无影的事呢？”金、简两粤商点头道：“我们但盼像镖头所说，能够没有风波才好。”伍宗义因为这种有身家的富商是最胆小最怕事，和他们没有什么可商量，走出屋来。伍宗义还没归座，风门一开，一个店伙提着一壶水进来，在堂屋里的茶壶兑上沸水，又提着壶往里走着道：“二位掌柜的茶也得兑点开水吧？”伍宗义一怔道：“屋里不要水了，你们伙伴刚才看过，他没告诉你么？”店伙也一怔道：“我们伙计没有人进来。我们四个人，两个才换班吃着饭，那个被客人打发出去买东西。哪人进来呢？”伍宗义方要说：就是你进来的头里出去的。那老镖师蒋恩波已了然了一切，忙用话拦住道：“你听错了，我们这位镖头也把话说错了，我们说的是饭前的话，你快忙活你的去吧！”店伙答应着出去。蒋老镖头向伍宗义一点首，伍宗义来到近前，蒋老镖头低声道：“伍二弟，你再若追问就要立刻声张起来了，那店伙明是匪徒假扮混进来踩道。”伍宗义道：“哦！我看他的神色不对呢！”蒋恩波道：“他在里屋有什么举动么？”伍宗义道：“除了满屋察看，临出屋时还伸了个懒腰。这小子简直是藐视人太甚了。”蒋恩波和邓谦不由同时全“咦”了一声道：“他们竟敢在屋中使用这种江湖术么！哎呀！来者绝非易与之辈，我们这可得好好安排一下，不要真个全栽在这吧！”

却说蒋恩波和邓谦全惊诧着令伍宗义赶紧布置提防，伍宗义忙问道：“蒋老师、邓老师，这匪徒敢是已留了什么迹象么？”蒋恩波把伍宗义拉到墙角，低声说道：“伍二弟，你虽是老江湖，这些秘密组织，和绿林道中

另一种作案的方法，大约不大明白吧？这个假店伙不仅是匪徒，还是匪徒中的尖子，他们可不是掌山头挂招牌、安窑立柜的，或是拉大帮的当家的。这伙匪人出乎意外的是黑道上的匪人，江湖中名叫黑钱，是江湖上的飞贼。此人竟用的是‘量天尺’，这种江湖术会的很少。这种量天尺是匪徒踩道时，暗摸准了点儿财宝存放的所在。事主守护过严，所有明着入窑的所在，这全有人把守着，所以要用天鹅下蛋的法子入窑。不过这个匪徒太形胆大，凭我们这一班人在这，他们目中无人地单人独骑地闯进来，施展量天尺的江湖术，来到我们眼皮底下踩道，也过于欺人了。他们认定我们这般人中，没有懂得他们这种窃术，哪知道我还略知一二。现在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既敢用这种江湖术来踩道，定然要在今夜或明晚下手，我们这倒要看看这个江湖飞贼，有多大本领吧！”

当时这位伍镖头一听这北路镖头蒋恩波说完，竟有飞贼来想暗算自己，连司马寿昌也十分愤怒，遂低低向伍镖头道：“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很好，我们弟兄这种无名小卒，居然有江湖飞贼来光顾，我们倒要和这黑道上朋友较量较量，倒看看他有什么非常的身手吧！”

这时那临城赵龙云的弟子，孙玉崑、孙玉岗弟兄两人，对于这种江湖术不大明白，悄悄向衡山凤凰岗飞刀卢建堂问道：“卢老师，这量天尺究竟是怎么个用法，我们弟兄见闻浅陋，不大明白，卢老师想必知道？”飞刀卢建堂道：“这种量天尺说出来并没有什么玄妙，只想施用者手准眼准。在他踩明了点儿落脚地方，能够设法进到事主安置财宝之地，他在这间屋里假作伸懒腰，把双臂一伸，横竖地一比画，把屋里的尺寸量了去。并把哪里能够往下做活，哪里没有阻碍，财物放在这屋里什么地方，临到夜间他伸手作案时，在屋面上下手开窑，能够丝毫不差，绝不会惊动了事主，这就叫‘量天尺’。你们听明白了？”孙玉岗、孙玉崑两人点头道：“多谢卢老师的指教。”

这里窃窃私语，那边北路镖头蒋恩波已和江南镖客伍宗义、司马寿昌商议停当。这时大家因事出意外，蒋镖头也不再和两镖头谦让，遂道：“等到定更之后，店里的人一安静了，我们先摸摸方才到屋里踩道的匪徒，倒看看他有什么惊人艺业、绝顶的功夫。他敢这么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必是绿林道中独具过人的身手。”

大家商量好了，把人分为两拨，由伍宗义和北路老镖头蒋恩波、飞刀卢建堂、沧州武师计筱川、镖客邓谦，这五位前去搜查飞贼的来踪去迹。由司马寿昌和太极柳逢春、铁蒺藜贾玉堂、双刀金和、赵龙云的门徒孙玉崑、孙玉岗，和燕赵双侠的徒孙祝龙骧，这七人留守，专管保护两位粤商

和这八箱红货。这么分派完了随即各自预备好了，各自收拾紧趁利落。到了时候，各自分头去应付贼人。搜查的只管去搜查，守镖的只管守镖，谁也不用招呼谁。当时大家这一分派好了，立刻反倒没有说话了。让店家把茶水全给预备好了，告诉他：“我们这般人因路上过于劳乏，要早歇息一会儿，你们不要来打扰了。”店伙答道：“客人不用嘱咐我们，只要到了时候客人不招呼我们，绝不来扰乱的。”店伙立刻退出屋去。

这里一班武师镖师们全结束停当，工夫不大，已然到了二更，店门已关上，各屋的客人多半睡了。那店家忽然听得店外有人叩门，一问原因，原来是找那厢房客人来的，店家只得给开了门。这里众镖师隔门察看时，只见来的是两个匪徒，一个年约三旬上下，赤红脸，额上有块很大的疤痕；另一个年约二十多岁，骨瘦如柴，这匪徒瘦得特别，看着好像皮包骨。这两人在灯光闪烁中，目光锐利得特别。随着店伙进了那匪徒屋中，也听不见他们见面说什么话。店伙跟着回自己房中去歇息。这里伍宗义暗暗嘱咐两个粤商，不论遇上什么事，千万不要管，大家自有对付的手段。当时两个客人虽然是害怕，可是事到临头，也没有法子了，只好听凭镖头的嘱咐。

这时伍宗义把那外屋的灯光全拨得仅剩一点微弱的灯光，才要分头行事，哪知院中竟发出轻微的声音。屋中的一班武师全是久历江湖的，全听出是有夜行人。屏息向外察看，只见从店门过道上蹿上一人，一身青色的短装，背插单刀，肋挎镖囊，身形十分矫捷。这人到了厢房上，向下轻轻连击了三掌，也不等屋中人出迎，这夜行人径自飘身落在了院下，脚下连一点声息也没有，到了门首，推门而入。

这时蒋镖头等算计店房屋中，匪徒已集聚了四人，这样看起来，匪党尚不知有多少人？这时大家一起招呼，江南镖客伍宗义、北路镖头蒋恩波、飞刀卢建堂、沧州武师计筱川、镖客邓谦，全蹑足纵步蹿到院中。蒋镖头用手一指点，卢建堂、计筱川奔厢房的后窗，蒋恩波、伍宗义分向窗前门户察看；请邓谦在屋面上给巡风瞭望，这五位镖客武师，分头向厢房掩过来。飞刀卢建堂和计筱川两人各自施展轻功提纵术，飞身蹿上了厢房，翻到屋后。这里正是厢房后的一个过道，这一带厢房和后窗全在这夹道内，两位武师见后窗灯光隐隐，人影幢幢。

这位飞刀卢建堂和计筱川伏身在后窗左右，幸仗着后窗纸破洞很多，容易往屋中察看。只见这是两间通连，在前檐坐着两个匪徒，靠山墙那匪徒正是早来的那匪人。在靠后墙的这边，坐着一个正是刚从房上下来那个背插单刀挎镖囊的，这四人正在低声私语，窃窃商议着事情。前面那个镖

师伍宗义、北路镖师蒋恩波两人，轻身提气贴在窗前门侧，往里偷窥，只见那假冒店伙，用“量天尺”江湖术的匪徒，向新来的三个匪徒说道：“瓢把子说是今夜赶到百福驿，可是到现在还没到。那可说不得，我们不能把这个机会错过去。可跟着动手了。”那个背插单刀的匪徒忙答道：“师兄，我看还是等候瓢把子到了动手，有个失错，我们落不了什么包涵。再说这次又有这般淮阳派的武师突然和他们合了伙，我们多添了十几个劲敌。还是等瓢把子来了，计划一下子。我们是担得好，担不了不好！我们伸手把这股买卖做下来，瓢把子赶到，不过是奖励我们一番；可是我们一个接不下对方敌手来，咱们栽在这儿不算什么，把瓢把子的‘万儿’栽了可算毁了，咱们有何面目再见瓢把子？”那骨瘦如柴的匪徒冷笑一声道：“叶师兄，你怎么只会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他们这般人不错是有点扎手，可是也不至于像叶师兄所说，就不能动他了。淮阳派的门人更不足虑，听说清风堡绿竹塘的掌门人，已率一班武师们赶奔浙南雁荡山十二连环坞，所有这次所来的，全是留守的，并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我还没把他们放在眼内。不论这票买卖要的下来要不下来，也得跟他们比画一下子，就是要砸了，我们也能仍然按桩跟着他们，等待瓢把子到了二次动他不迟。”这时那假冒店家的匪徒道：“我们既已挤到这，只有比画一下子看吧！我们也不能虑胜不虑败，我们索性先试试这拨点儿究有几个扎手的？能够顺顺当地把这票买卖拾下来，那算我们同道中正了‘万儿’。要是过于扎手我们赶紧知难而退，索性等瓢把子到了，咱们再拿主意。”当时这般匪徒彼此互相争论了会子，全是好大喜功的多。终于计议好是在当夜三更后由那假冒店家的匪徒，率领一齐动手。

江南镖客伍宗义向北路镖头蒋恩波一打手势，离开了窗下。伍宗义向蒋镖头道：“怎么样？咱们动手么？”蒋恩波含笑道：“伍二弟，你不是没有见过这种绿林道剪买卖么？好在我们已经把阵势摆好，不怕他闹出掌握去。我们索性看着他怎样入窑，伍二弟，怎么样？”伍宗义点点头道：“好吧！我也想开开眼。”两人商量好，遂由伍宗义悄悄地通知了飞刀卢建堂和计筱川，叫两人全要小心提防着屋中贼人，只要他们一出窑，赶紧散开了，容他们动手。屋里的人不动他们，我们外边千万不要忙着动手。飞刀卢建堂和神拳计筱川齐答道：“我们绝不会误事。”这才要互显身手，一较高低。

第五十五回

伍宗义杆棒斗群贼

且说一班武师及江南镖客探明贼党定要前来盗镖，全预备好了，专等贼党来时好动手。这时已经将到三更，店中及屋中全把灯熄下去，似乎客人们全已入睡。这五位武师各自找隐蔽的地方隐住了身形。工夫不大，只见那厢房的屋门微微一动，跟着“嗖嗖”的从屋中蹿出三条黑影，身形全一样地轻快。伍宗义和蒋镖头正隐身在南面屋顶上，见匪徒已经出来，遂悄悄一打招呼，立刻各自撤身到隐蔽的所在。细察这三个匪徒，只有那个额有疤痕的匪徒没出来。

这三个匪徒一到了院里，那镖客邓谦正在店门过道那边屋顶上，因为离前较远，认为不易被匪徒发觉，更知道匪徒全是奔上房，这位邓镖客竟自一探身。哪知这三个匪徒竟分为三面，却只抛了上房这边，“嗖”的全飞身蹿到了房上。别人全把身形隐藏得极严，这一下可把邓镖客吓着了，还仗原本伏着身形，只是太贴近了，过这个后檐口，要想撤身可来不及了。

奔过这边来的正是那骨瘦如柴的匪徒，他名叫钻天鹞子柳成，身形特别地巧快，他飞身蹿上来，绝没想到檐口伏着人，竟从邓谦的身上蹿过去。邓谦哪还敢隐身？竟往檐子下一翻身，双手捋住了檐口，把身形伏在了檐下，自己仗着内里一口气提住了丝毫没有声息。这时匪徒已经翻到店门上察看了一遍，折身回来，三个匪徒全飘身落在院中。当时这一班武师全把身形隐住，那两个匪徒一个叫妙手仙猿石震，那个额有疤痕的名叫黑心狼胡栋，厢房没出来的那个叫玉面神枭叶天来。这次除了他们四人之外，尚有他们所说的顶当晚没赶到的瓢把子。瓢把子乃是江洋巨盗——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这般镖客万没想到是他。

原来这江洋巨盗追风铁翅雕侯天惠是川陕的巨盗，名震江湖，一身轻功绝技，有夜走千家盗百户之能。有两个小师弟，就是这里跟踪伍宗义暗镖的玉面神枭叶天来、钻天鹞子柳成。这三人江湖人称“秦中三鸟”，横